

语言学研究

论句群修辞与翻译*

耿智¹, 杨萍²

(1. 大连民族学院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2.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 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100)

摘要: 无论英语还是汉语, 做文章都讲究修辞。英译汉, 其实就是根据原文来做汉语文章; 当然离不开修辞。但是英汉语在修辞手段上存在差异, 翻译过程中就有技巧问题。本文试图找出英汉语在句群层上的差异, 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讲究句群修辞的必要性和途径。

关键词: 句群; 修辞;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6-0138-04

作者简介: 耿智(1963-), 男, 湖南长沙人, 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杨萍(1966-), 女, 湖南邵阳人,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教授。

一、引言

无论英美人写英语文章, 还是中国人写文章, 作者都是十分注重修辞的。孔子曰:“辞达而已”。话虽言简意赅, 但要做到“达”, 千百年来, 文人进行了不断的追求。比较系统地讲修辞, 在古代当推刘勰; 在当代首推陈望道。刘勰在《文心雕龙》第三十四章中谈到章句之间的关系, 其文曰:“设情有宅, 置言有位; 宅情曰章, 位言曰句。”^[1](P348-349)] 意思就是: 写文章要把情意安顿在适合的场所, 语言摆在适宜的位置; 把情意安顿好就是分章节, 把语言安排就是造句子。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 把文章修辞分为两大类: 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他所指的积极修辞大致是指修辞格, 而消极修辞大致是指章句结构。虽然该书主要谈积极修辞, 但对消极修辞有高度的概括。那就是:“意义明确, 伦次通顺, 词句平匀, 安排稳密”^[2](P55-67)]。翻译界不少学者也谈到翻译过程中的艺术, 认为翻译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理解、表达、校正, 而修辞贯穿翻译的全过程^[3](P170-178)]。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 单个的词既是

意义的载体, 又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积字可以成句, 积句可以成章。而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 按语音系列组合来组成词汇, 靠严格的语法结构来组成句子。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必需构成句群。两种语言在结构上存在差异, 在修辞手段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是将原文的内容和特质用译语表现出来, 所以逐词逐句的翻译是历代翻译家所忌讳的。本文试图指出英汉语在句群层存在的修辞差异, 寻求译语适当表达的途径。为了讨论方便, 本文将围绕一部名著译来作例子, 即:《无名的裘德》两个中译本。这两个译本堪称上品。但是用句群修辞的观点去看, 有些章节仍然是可以重新处理的。笔者不揣冒昧, 在文中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二、句群与英汉句群修辞的差异

本文所谓句群, 是借用当代语言学 discourse 这个术语。英语 discourse 指各种意义不同的语篇, 本文取 Harris 所指的相连话语 (connected speech) 这一概念^[4](P131)]。按照刘勰的说法, “积句

* 收稿日期: 2010-09-12

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群也就是“章”了。我们可以看出,句群是小于语篇而大如句子的语言层面。既然“宅情曰章”,是“相连话语”,这个层面就是一个表达意思较完整的语言序列。当代修辞涉及两类,即:微观修辞与宏观修辞。前者一般指词层和句层的修辞,而后者就是指句群层和语篇层的修辞。

英语传统的作文修辞讲究四大原则:内容一致(unity)、语义连贯(coherence)、语气强调(emphasis)、字音悦耳(euphony)^{[5](P223-226)}。所谓内容一致是指一个段落只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不能更换和插入无关的东西。而语义连贯实际上是指当代篇章语言学所说的形式连接(cohesion);也就是句子间的结构要脉络清晰。语气强调一方面指句层的修辞,另一种也指句群层的修辞,例如排比句、渐强句等等。字音悦耳一般指读起来要顺畅,能朗朗上口,同时在散文写作中,不要押韵。中国的传统修辞,从原则上看,意思也差不多。刘勰说:“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这就是指一个句群,内容要一致。他又说,“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就是指语义连贯。

笔者认为,将英汉句群修辞进行比较,我们最好借用当代语篇学的相关理论。根据语篇语言学的理论,一段话语或者一个语篇是否能完整表达意思,要看其是否符合构成语篇的七大标准。这七大标准是:形式连接(cohesion)、语义连贯(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6](P116-119)}。其中形式连接和语义连贯跟句群修辞密切相关。形式连接可视为句群的表层结构,指句与句之间严密的语法结构。语义连贯可视为句群的深层结构,指句与句之间的意思是相互配合,相互沟通的。这两者就是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

笔者认为,英汉在句群中的修辞手段的差异,主要表现上述两大标准上。也就是说,英语是拼音文字,像其他西方语言一样,对形式连接,十分讲究。英语构成句与句之间的联络,靠代词照应、过度词语、序数词语、同义词语等等手段。汉语是表意文字,一个语篇、一个句群,虽然也有一些形式连接的手段,但并不像英语在语法结构上那样严密。比如说,代词照应和严密的句法结构,就很少顾及。我们抽出一段名家话语,跟公开出版的译文一对照,就看得十分清楚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7](P7)}。

Two brothers, whose names I need not mention here, were both good friends of mine in high school; but after a separation of many years we gradually lost touch. Some time ago I happened to hear that one of them was seriously ill and since I was going back to my old home, I broke my journey to call on them, I saw only one, however, who told me that the invalid was his younger brother^{[8](P7)}.

将中英进行对照,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中下面划线的词语就是构成形式连接的纽带,没有这些纽带,英语就会变成支离破碎的话语。而汉语原文却没有必要用这些虚词,用了反显得累赘;因为汉语句群中,句子相接,强调语气流畅。

三、英译汉中的译文修辞

我们将英语翻译成汉语,主要目的是方便不懂英语或者不精通英语的中国读者。优秀的译文,应当是符合汉语规范的文字。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就必须坚持钱钟书先生所讲的那种原则:“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9](P125)}。笔者以为,按照这一原则,翻译过程中,首先得消除原文语法结构带来的“生硬牵强的痕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靠句群修辞。下面我们将名著名译《无名的裘德》中两个片段抽出来,进行讨论研究。

乡村教师费罗生离开马里格林时,遇到的麻烦是一架旧钢琴不知如何处理,在大人束手无策时,小裘德出来献计。这段语篇原文如下:

A little boy of eleven, who had been thoughtfully assisting in the packing, joined the group of men, and as they rubbed their chins he spoke up, blushing at the sound of his own voice: “Aunt have got a great fuel-house, and it could be put there perhaps, till you’ve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ir.”

现在,《无名的裘德》有两个较通行的译本:一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前者的相应译文如下: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先前曾满腹心事的样子,

帮着收拾行李来着,现在也跟那几个大人站在一块儿了。他看他们都直摸下巴,就开了口,开口的时候,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脸上还一红。他说:“我老姑太太有一个盛燃料的屋子。很宽绰。老师,你好好先把那架钢琴放在那个屋子里,等到你在新地方安置好了,再来把他搬走。”^{[10](P2)}

后者的相应译文是:

一个满怀心事的11岁男孩一直在帮老师收拾行李,这时来3个大人中间,在他们摸着下巴时清楚而响亮地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脸都红了):“我姑婆有个堆燃料的大房子,也许可以把钢琴放在那儿,等你有了住房再搬过去,先生。”^{[11](P2)}

将两个译本进行对照,我们对汉语习惯很熟悉的中国读者,就会觉得第二个译本读起来很别扭。懂得英语的中国读者对照原文,发现这种读起来别扭的原因,就是译者完全按照英语的句法结构来翻译而造成的。在翻译过程中没有考虑汉语的修辞。第一个译本打破了原文的句法结构,但语气不十分顺畅,而且有些语法意义没有译出来,比如说,原文中的过去完成体。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记叙文,完全可以运用汉语的连动句式加以调整,试重译如下:

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老师收拾行李,这时来到大人中间,看到他们抓腮犯愁,便大胆说话了:“老师,我姑奶奶有间堆放燃料的大杂屋,也许可以把钢琴搁在那,等你有了住房再搬过去不迟。”听到自己竟如此大声说话,小孩自己都脸红了起来。

哈代是文学描述的高手,无论是对人物的外貌和内心描述,还是对环境的描述,都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人物和景物常交融在一起。所以,不少文学评论家说他的小说叫“环境人物小说”。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情感变化集中在第四章。其内容就是费罗生与苏的离异,以及苏跟裘德的非法同居。作者把这一重大情节安排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也就是沙氏屯。沙氏屯是一个历史名都,但到了裘德那个时代,已经衰落下来。原文对衰落以后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Such is, and such was, the now world-forgotten Shaston or Palladour. Its situation rendered water the great want of the town; and within living memory, horses, donkeys and men may have been seen toiling up the winding ways to the top of the height, laden with tubs and

barrels filled from the wells beneath the mountain, and hawkers retailing their contents at the price of a half-penny a bucketful.

This difficulty in the water supply, together with two other odd facts, namely that the chief graveyard slopes up as steeply as a roof behind the church, and that in former times the town passed through a curious period of corruption, conventual and domestic, gave rise to the saying that Shaston was remarkable for three consolations to man, such as the world afforded not elsewhere. It was a place where the churchyard lay nearer heaven than the church steeple, where beer was more plentiful than water, and where there were more wanton women than honest wives and maids. It is also said that after the middle ages the inhabitants were too poor to pay their priests, and hence were compelled to put down their churches, and refrain altogether from the public worship of God; a necessity which they bemoaned over the cups in the settles of their inns on Sunday afternoons. In those days the Shastonians were apparently not without a sense of humor.

上面提到的两个译本对这个语篇的翻译大同小异,鉴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引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

那个大家都忘了的沙氏屯或者巴拉督,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它那种地势,水是它那儿最缺乏的东西;从前的时候,都是用大桶和小桶,从山底下的井里汲满了,再由马或驴或人,才很费劲儿走过曲折蜿蜒的山道,背到或者驮到悬崖的绝顶;还有小贩沿街吆喝着买,一桶半便士;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

除了水的困难,这地方另外还有两种奇特之处:一种是,它的主要教堂墓地在教堂后面一直往上坡着,好像房顶一样;另一种是,这个市镇曾有过一个时期,寺院和人家都特别腐化;由于这三种情况,于是就流行起一句话来,说沙氏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它可以给男人三种安慰,都是任何别的地方上找不到的,在那儿,上天,则教堂尖阁远,而教堂坟地近;止渴,则白泠泠的水少,而黄醞醞的酒多;寻芳,则幽香静艳稀,而浮花浪蕊繁。又有人说,中世纪以后,那儿的住户都穷得养不起牧师了,所以没法子,只好把教堂拆掉,把集体拜上帝这件

事完全取消;这种形势不得已的办法,是礼拜天下午他们坐在酒店里的长椅子上面喝酒感叹惋惜的。显而易见,那时候沙氏屯人很有幽默感。

上述译文,由于考虑英语的代词照应和其他形式连接方式,读起来有些冗长,而且超出原文添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词语,例如“白泠泠”、“黄醞醞”等等。同时,有些地方修辞过分华丽,比如说,“幽香静艳”、“浮花浪蕊”等。这些都损害了原文的意思和风格。笔者试按照句群修辞的原则,重译如下:

这就是现在被世界遗忘的沙氏屯,或巴拉都,其实今昔都一样。由于地势高,水是城里最缺乏的东西。现在的人们还记得,过去,驴马和人力,背负大桶和小桶,从山脚下的水井里取水,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不辞辛苦地往那绝顶运水;人们也还记得,水到了城里,还有小贩沿街叫卖,一桶要半个便士呢。

除了用水困难外,沙氏屯还有两个极其特别的地方。其一是,主要的教堂墓地,都在教堂后面,一直陡峭地往上走,看上去像全镇的屋脊。其二是,过去这里的寺院和人家,都特别腐化。这三种情况,使沙氏屯这地方流行着一种说法,说这地方十分了不得,对男人来说有三种安慰,其他地方无处寻觅:因为在这里,要去天国,路更近,教堂尖塔不能比;要想喝酒,酒比水,哗啦直流更充沛;要想潇洒,贤妻少,荡妇多而更妩媚。还有一种说法,到中世纪以后,居民穷得连牧师都养不起了;所以只好把教堂拆掉,把礼拜取消,星期天下午,坐在酒店的长椅上喝酒,一边喝,一边叹息。那时这里的人,显然不乏幽默感哟。

四、结语

我国当代修辞学认为,“逻辑,研究人们思维的规律,解决说话对不对的问题。语法,研究语言结

构规律,解决通不通的问题。修辞,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它管的是好不好的问题。”^{[12](P21)}与此同时,不少当今译论家都谈到修辞与翻译的关系问题,有的甚至把修辞与翻译理论化。比如说,吴新祥与李宏安两位学者,提出了语言动态层面的假说^[13]。他们认为,语言有语篇、句群、句子、短语和词语五个静态层面。但每个层面上都有一个动态层面。动态层面是语言的表层和深层,而表层和深层之间,存在一个修辞层。可想而知,把握了修辞层是做好有效翻译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 [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3] 萧立明.新译学论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 [4] Hadumod Bussmann.语言与语言学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5] Tanner,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38.
- [6] 萧立明.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7]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8] 杨宪益,戴乃迭.鲁迅短篇小说选(英译本),1960.
- [9] 钱钟书.翻译理论与技巧论文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 [10] 张谷若.无名的裘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11] 刘荣跃.无名的裘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2]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 [13] 李宏安,吴新祥.等值翻译初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3).

(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Discoursal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GENG Zhi¹, YANG Ping²

(1.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2. Changsha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410100)

Abstract: Rhetoric is requisit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composition. Since translation involves the Chinese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source, naturally, it is indispensable of the rhetorical devices. However, the two languag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rhetoric, there must be some techniques to turn to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present paper aims at pointing out the necessity of understanding thos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t the discoursal level in translation and putting forth some approaches to the ques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rhetoric; translation